



作品：
虛掩

二獎

得獎者：
林新惠

林新惠，一九九〇年生，東吳音樂系畢，現就讀政大台文所。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雙溪文學獎。誤打誤撞從普通班跨入音樂系，又誤打誤撞從音樂探入文學。曲折的路上是文字撐持著每一個搖晃的時刻。

得獎感言

頒獎當天，我正好碰上和〈虛掩〉中的女兒一樣的痛。每回都痛得那麼侵奪意識，那麼滲蝕骨肉，熬過之後，我總會恍惚地想，活回來了。頒獎這天，又活回來了，且在寫作上領受許多祝福鼓勵，真好，真感激。一個月的折騰剛結束，一輩子的文字路才正開始，我願如此。

虛掩

七七之後翌日，妻回來了。

那天，他從前晚七七結束後的昏睡醒來，已是第五十日的正午。髮際和脖子悶蒸一層黏膩的汗，電風扇徐徐調頭過來，麻癢癢的。起身摸至冷氣遙控器，抬眼才發現定時關機的冷氣早已停止，室溫顯示三十度。

就這麼坐在電風扇的低吟中，許久，許久。倒不是昏沉，也沒在追憶，他只是非常困惑：今天該做什麼？

已經無事可做了。四十九日以來，他接獲許多表單，死亡證明書、殯葬費用請款單、骨灰暫存所需的聯絡明細、放棄急救同意書、家祭公祭流程。他寫過很多次，自己的名字、妻的名字、他們的關係、電話、住址、身分證字號。作七法事決定在家裡進行，法師說，這裡才是亡者安適之所。殯葬業者牽線聯繫到的作法團體，以「法師」為LINE的名稱，妻後第三日加他為好友，從此他時常和這「法師」LINE。他猜LINE的那一頭應該是幾個人共同管理這個「法師」帳號，因每一次對話，回覆他的遣詞總有些不同。他遵循LINE來的指示，在第五日清空客廳，下午便有人扛著鐵架、布幔和佛像，組裝靈堂，妻在三尊佛像及紅燭黃燈之中對他微笑。之後就是每一次七日，按照LINE的法師指

示，準備貢金，跪奉披衫跨入客廳的法師。每週的這一天女兒不會加班，總是在法會開始前半小時就回家，布置花果、飯食、揀除殘香與斷燭。女兒在第三十天請假，那天告別式，業者說日子合適，他禁不住淺淺一笑，沒有回答，那天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。告別式後尚有五七、六七，及至七七，法師一面念禱，一手執妻的照片，一手取靈堂上一燭火就之，燃點邊緣後墜入鐵桶，併以咒符、連日積累的殘香斷燭。繼骨灰後他又眼見妻幻化一朶煙灰。靈堂拆落，恭送法師及佛像，四十九日結束。五十日開始，滿室僅存尚未消散的煙味，以及他一人，坐在床沿，恍然無所事。

卻是此時響起鈴聲，使他醒轉。戴上老花眼鏡，按開手機，法師向您傳送圖片。再點開，圖的底色緞紫，背景坐落巨大蓮花，其上覆蓋疏密不一金色標楷粗體字：「往事已矣，來者可追。生者當下不捨亡者的執念，多為稱誦法號，迴向亡者。另也應整理分送亡者之物，為其多結善緣，布施有所需者。肉身雖朽，因緣仍存，常提正念，南無阿彌陀佛。」他選取「Thank You」貼圖，傳送，法師已讀，不回。

揉眼起身，他決定依法師所言，開始整理妻的衣物。踱出房間，行經女兒臥房，瞥一眼，女兒早上班去了。走廊轉彎是浴室，而後客廳，他望向玄關彼端，棲著女兒的室內拖鞋。再右轉就該是妻的房間，他不假思索正要直接走進去，卻險險撞上關起的房門。

壓下門把，才驚覺，是鎖著的。又反覆試了幾次。是鎖著的。

睡得太長的混沌瞬間抽起一絲精明的思緒，晶晶瑩瑩纏繞：房門只能從裡頭手動上鎖或從外頭以

鑰匙上鎖、鑰匙因根本用不著連放在哪都不知道、這扇門是房間唯一的對外通道、女兒不在。

思緒糾結眼裡，融為液體。那一刻，他毫無疑心。妻回來了。

他敲敲門，輕喚妻的名字。然後等待。門會打開，或者不會，他其實不太確定比較希望哪一個發生。如果妻來應門，那該說些什麼呢。仔細想想，這還是第一次和妻分別這麼久。結婚之後，他們就是鑲嵌在這屋子裡了，唯一獨自離開的時候就剩他偶爾出差，那也不過三週以內的事。總之就是相識而後結婚，日日夜夜看著對方臉形身型逐漸離當年愈來愈遠。卻也相去不遠。人還是那人，無論來應門的是前些日子臉上身上橫滿急救管子的妻，或是初識時一雙眼轉得精明剔透，貓一般玲瓏輕巧的妻，他都認得。

再敲一次門，妻的名字又從嘴裡滾落，他聽得出有些顫抖，兩個字落在木質地板，碎入沉默。時間凝結，他屏住呼吸，身體暫停在敲門的姿勢。

什麼也沒發生。

日光在玄關那頭，淹進窗子，車聲人聲潮起潮落，仍然運轉的現實世界排浪而來，他鬆懈呼出僵持已久的氣息，依著門滑坐地板。

妻回來了。但妻沒有開門。法師說的整理遺物這下做不成了。可是妻回來了，那還算遺物？要不然LINE問問法師？還是等女兒下班，告訴她吧？

地板和門板的溫度涼涼地滲進他的身體，恍恍惚惚，才剛睡醒的他，又漸漸盹著了。

再度醒來，是女兒打電話回家裡，說今天要加班，要他自己先吃，晚上也早點睡，別等門了。

終究，妻回來的那天，他沒能告訴女兒。而關於女兒，他則有好多想和妻聊聊。

妻回來的隔天，他起床後巡過一圈家裡，女兒不在，妻的房門仍如昨天鎖著。沒辦法動妻的衣物，只得將這一個多月來他和女兒堆積的衣服丟進洗衣機。半小時後一件件抖開，他才發現這裡頭完全沒有胸罩。後陽台薰熱的風拂過晾衣桿上每個衣架，黑色襯衫、深灰色T恤、又是黑色襯衫、深藍色襯衫、白色襯衫、西裝褲、西裝褲、西裝褲……若不細查其間尺寸和裁剪差異，還真分不清他和女兒的衣服。

女兒不像女生。例如那頭短髮。或者她每天上班穿的那雙貌似尺寸較小的男士皮鞋。但女兒確實是女生。每個月總有一、兩天，妻會煎好一碗藥端進女兒房內。女兒蜷坐床沿，枕頭用力按在腹部，即便是正熱的夏天，仍然披披掛掛。偶爾一陣痛起來，女兒像被某種巨大外力纏綁，整个人遽然縮起，咬著牙卻仍有細細的嗚咽洩漏。他在外頭湊近虛掩的房門，自細縫窺望，看妻摟住女兒，看女兒有時痛得身心脆弱，窩在妻的胸口，看得自己茫茫發著慌。

妻說，女兒的體質遺傳自她。西醫的檢查做了，中醫的藥、推拿、針灸也都試了，仍然每月彷彿遭臨一場大病。妻說自己以前也是這般，「倒是生了她就好了。」妻苦笑，「這樣到底是好是壞呢。」

但這五十多天以來，倒沒見過女兒那樣難熬。在後陽台夾妥最後一隻襪子時，他忽地納悶，連那

幾天暴增的廁所垃圾，還有浴洗後偶爾不慎滴沾的跡痕，也都未見。怎麼回事？身為一個將近六十歲，所有性經驗都是和妻一同發生的男性，念及自己的女兒似乎五十天以上都沒來生理期，他免不了些或重或輕的揣測。想著便踱到妻的房門，敲門，輕喚妻，試試把手，貼上門問起那碗端進女兒房內的藥是什麼配方。沒有回應。女孩子有時候身體失調也會這樣吧，他說。沒有回應。妳每個月都要煮給她吃的那四物雞，不太難吧？

沒有回應。他長吁一氣，轉進廚房翻找鍋子。一併也尋到常備的四物藥包和一盒冷凍肉塊。應該不難吧，他對著流理台上三樣東西發愣。冷凍雞肉盒邊隱隱化出一灘水，他的記憶渾糊，四處流淌，以前三個人圍著一鍋雞，尋常無話的時候，妻便喃喃念起這雞該怎麼燉。每一次的聲調和停頓都相同，他毫無留意，反正，下個月這雞仍是妻會料理的。水漫到他托著流理台邊緣的手，他索性拆掉盒子，生雞肉和藥包全丟進鍋裡，盛滿水便上爐子煮。

火烘得他雙頰發燙，汗濕衣領，一面撈浮沫，一面看著透明水漸漸暈黑。他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，LINE，點按女兒的大頭貼。我煮四物雞，晚上回來吃吧。送出。女兒秒回，一張「okay」貼圖。貼圖小人貌似挺興奮的，他不確定女兒的表情為何，還想寫些什麼，輸入處的直線閃爍，心底閃過紛雜斷語。倏忽湯水大滾沸出鍋緣，爐火瞬熄，隨之白煙蒸騰，瓦斯味衝鼻，他忙地攔下手機。白煙消散時，他想起前天妻的照片燒起來是很濃很濃的，黑煙排空，順著向上望，夜晚的天空正如一鍋透明水漸漸暈黑。

燉一鍋雞，到底還是有些難吧，他拿捏不準，煮得骨肉分離。夏日傍晚七點的天空還殘著光，他全身褪得只剩一條四角內褲，盤坐餐桌一角，遠端望見玄關的窗戶框住墨藍的天，近則端詳和他垂直對坐的女兒，舀起黑黝黝湯水，瓢裡都是骨頭，牽掛零零散散碎肉。

今天據說是入夏最高溫，他和女兒分著吹電風扇，藍色扇葉轉向他，復擺過去，女兒上了一整天髮蠟的短髮，僵持不住，垂落幾綹晃蕩額前。女兒的短髮，削去兩側，僅留頂部，每天做不同造型。他曉得這是流行，路上的年輕人，作七和告別式見到的親戚晚輩，大多這副模樣。只不過，都是男孩子。女兒袒露的額頭沁出汗珠，他想起告別式那天，家屬列隊答謝，司儀囑咐男眾一邊女眾一邊，女兒跟在舅媽後頭，司儀又提高音量，男眾一邊女眾一邊，伸手向女兒示意。女兒仍然垂首，大抵還沒意會到司儀對著自己。終於司儀離開他的位置，走進女性家屬，拍拍女兒的肩，另手仍持麥克風，男眾一邊女眾一邊。

站列的家屬和排隊的外人，一雙雙浮腫的眼接連抬起，觀望這秩序之外的插曲。是漫淹的涕淚或空調不盛的會場，又或是祭儀翻騰起的濃濁思緒，家族眾人一時間都沒能反應過來，一些辯駁一些澄清，哽在喉頭。包括他自己。他正要上前，女兒卻一言不發，埋頭，從女眾那邊，承著所有人的目光，越過前台中央，達抵他身邊。他回過頭來，見她一滴汗自袒露的額際沁出，滑至眼角，一眨便滲入眼瞼，染紅眼眶。

女兒肯定委屈了。可他又想，覺得這事委屈或不委屈，哪一個對女兒才真是委屈呢？無論如何，

總是不容易吧，女兒這樣子。

女兒這樣不容易，應該還會在家住上好些時日吧。這五十幾天，沒有妻徘徊於他和女兒之間，梭織兩人幾無交集的日常和近況，安靜便濃稠地滲進每個角落。總是女兒起得早，他起得晚，不喝咖啡的她會溫一壺咖啡給他；女兒常加班，回來得晚，他一日忙完瑣事，便早早睡去，睡前他會留紙條告訴她冰箱有什麼方便熱起來吃。他們在平日錯過作息，在假日沉默地錯身，偶爾會有今天這麼一天，他們無語對坐一餐。他有時揣想，日子是否就要這麼過下去了，一方屋簷，兩個人，各自獨居。

意識到這些，他忽然非常想見到妻，趑到妻房門外，一次又一次壓下不會動的門把。遠邊浮著女兒洗碗的水聲，手裡的門把碰碰撞撞，他焦急起來，彷彿被鎖著的是門外的自己。

他渾身浸滿門把的嗑碰，直到女兒喚他的聲音穿過他瞬間靜止的心搏。他驚詫回過身，擋住門把像藏著一個祕密，但其實他想告訴女兒這個祕密，妻回來了，不，如果是要和女兒說的話，應該是，妳媽回來了。五字堆擠喉頭，兩人視線交纏。

再一次，告別式那天一般，他正要說明什麼，女兒卻已垂下雙眼，離開那個話語梗塞，空氣繃至險些綻裂的現場。

七七之後一週，他一如往常醒得晚，房間蒸熱，空氣溼濕。拖起身子，開門，行經女兒房間，轉彎，浴室，客廳，女兒的拖鞋擺在玄關邊緣。這週下來，他已習慣每天起床巡視家中，確認沒人，再

試試妻的房門把手。於是一如往常右轉，一手早已舉起，正要搭上門把。

卻探進空無。

妻的房門敞開。

他一時怔忡，佇立房外。這分明是他多日試探，隱約希望發生的事，但真發生了，反而有些虛惘。

或許因為仍沒見到妻吧。

謹慎步入，環視房內。一張單人床，床頭有矮置物櫃，床尾和梳妝台之間僅容一張座椅，梳妝台旁立一座組裝式衣櫃。五件家具幾乎填滿整個房間。他仔細檢視每個平面，置物櫃上的鬧鐘、乳液、護唇膏、眼藥水；床上摺疊好的棉被壓在枕頭上；梳妝台的鏡子蓋下去了，成爲一個小小桌面，化妝品應該都在桌面下，桌邊只擺面紙、化妝棉和棉花棒；衣櫃關著。

房間沒變，像誰來過也像從沒住過誰，那便是妻的模樣和性格了：整潔，清淨，思緒和習慣都收納妥當，沒有明顯的生活跡痕，例如隨手掛在椅背上的衣服，或底處殘一口茶的杯子。妻的房間收拾得像家居用品展示間，任何人都能進來，沒有負擔地坐坐。

也隨時都能離開。念及此，他有些心驚。

當初決定分房是妻的意思。妻的更年期症狀犯得凶，他幾次夜半醒來發現妻跪在廁所裡嘔，沒有指責但十分哀怨說自己暈得厲害，他頻頻翻身她就像在暈船。這下連同他也睡不安穩，最後妻提議把

儲藏室清空，權充她的臥室。一人睡雙人床，他還是只躺左半邊，是睡得舒坦了，只是偶爾翻向右側，一手伸過去卻探了個空，他會訕訕把手收回被窩，有些茫然想著，不知妻一個人睡得如何，平日妻一個人在家，又如何。只不過分房睡便覺得妻神祕起來。

或許妻的衣櫃藏了一件沒在他面前穿過的洋裝？還是掀開化妝桌會發現一個不是他送的墜子？像現在這樣獨占妻的房間，還是分房以來第一次，他大可打開衣櫃解答各種揣想。但他沒有，比起付度將近兩個月不見的妻是否有過他不知曉的另一面，此時的他更加惶然，又一個禮拜過去了，還是沒見到女兒每個月如臨一場大病那樣虛弱的時刻。他坐在床沿，雙手向後撐，毛巾被搔得他有些不安。

許多念頭旋繞，在他心底膨脹，發酵，最後冷不防洩出一句，「妹妹好像兩個月沒來……那個了啊？」他措詞非常小心，小心到有些結巴，彷彿有誰正在傾聽。

他和妻叫女兒「妹妹」，好像女兒上頭還有兄姊似的。事實上，他們沒能來得及知道第一個懷上的孩子究竟是哥哥或是姊姊。妻還為此服過一陣抗憂鬱劑。那是他記憶所及妻唯一懈怠家務的時光，時常他回到家裡，屋內昏暗，他從玄關至主臥房一路開燈，每盞亮一盞便照見一些頹敗的軌跡。茶几上積滿一週的報紙和廣告傳單，浴廁薰著只有停水時才會有的惡臭，洗碗機胡亂堆著的仍是前天的碗盤。及至主臥房，他佇立房門外，還沒開燈就曉得裡面的情況。聲音比光更早砭刺過來，妻趴在雙人床旁空蕩的小嬰兒床，兀自哼著難辨的旋律，微風輕晃嬰兒床上的風鈴，各色卡通化動物懸空款擺，鈴聲碎在妻連日沒褪下過的睡衣。

他想不起後來妻是怎麼好的。待他意會到時，才發現家裡又回復以往的模樣，回到家都像走進家居用品展示間。妻打理屋子一如後來她自己睡的房間，清淨，整潔，該收納的與該擺出來的都各居其所。一間房子掃得連日子的餘燼都沒有，多了誰或少了誰都不顯突兀。他現在才了解，這或許是漫長的，離開的信號。

而無論女兒長得多大，妻還是會在那無名的孩子該出生的時候，問他：「不曉得是男生還是女生？」

生出來的女兒為妻承擔每月一次的苦楚，沒生下來的孩子卻是妻一輩子的懸念，魍魎隨行每一次稱呼「妹妹」。他明知這一切對女兒十分不公，卻也默默守起妻的成規，並暗自希望女兒沒聽出蹊蹺。

只有那麼一次，女兒對他們這聲稱呼提出疑惑。那時她做幼稚園的剪紙作業，連自己的頭髮也一併剪下，他們看她沒傷到便隨她玩去。卻是那晚外食，女兒如常搶著付錢，捧著鈔票和帳單走去收銀台，一會小跑步回來，雙手把找零散在桌邊，晶圓圓一雙眼探向他們：「我是弟弟還是妹妹？」他們被問得一愣，女兒又歪頭說，「那個阿姨叫我弟弟。」

女兒的頭髮從那之後就再也沒留長，隨著升學階段愈剪愈短，當其他女孩還在和髮禁邊緣拉扯，女兒的短髮已遠遠不及髮禁的長度。真正留長的是他和女兒的距離。他還記得女兒第一天上國中，薄透的制服襯衫隱約現出運動內衣，關上門回過身時裙襬旋出膝上細瘦的腿，那一刻他看女兒的眼光便

和以往有些不同。女兒亦有所覺察，坐上機車後座不再如幼時攬住他的腰，而是向後抓著扶手。女兒的前胸和他的後背隔出一隙，彼時九月，秋陽烤得他頸項和胸口燥紅，倒是背上只覺涼索。

他和女兒之間那一隙拉成一絲長髮。兩端皆無語，但女兒仍能在無語中覺察他這一頭的震動，如近來幾次作七，她會在他跟丟誦念的經文時伸來一隻引路的指尖。或是告別式那天她走來男眾這邊之後，每一次家屬答謝下跪，起身時，她便撐著他的胳膊，似乎早已看穿海青裡頭他的膝蓋顫抖。但反過來，他其實不太明瞭女兒究竟需要什麼，這段日子他不曾目睹女兒的眼淚，不曾遇上女兒一個月發生一次的脆弱，於是甚至沒有機會像妻一樣，在女兒那麼難受的時候摟摟她的肩。

他向後支撐的雙手一鬆，就這麼倒在妻的床上，靜靜地說，「好像還是妹妹照顧我多一些啊。」七七之後一週，他醒來之後的時間是祭儀當中那條海青，那樣長，那樣絆人，教他才剛起床就又陷入海青一般的黑昧。

直到一道亮光扯掉那矇住他的昏暗。他驚醒，條地坐起，瞟向床頭鬧鐘，已是晚上七點。

「你怎麼睡在這裡？」女兒走向床邊，一手拎著西裝外套，一手插著口袋。

他沒有回答。他不確定該怎麼回答。要從妻回來的那天開始說起嗎？

他靜靜垂頭，女兒放軟聲音，「你這禮拜都沒出門吧。」

這他更不確定了。或許是，或許不是。是的那邊大概多一點。他睡得太長，長得每一天都恍惚，甚至女兒這一提他才發現已經一個禮拜。

「爸，你要出去走走。」女兒乾脆蹲下，挽起他的視線。

從這角度能窺見女兒襯衫上頭敞開的衣領，頸脖、鎖骨、一點點胸口。視線閃避，向上攀，爬上那削去兩側僅留頂部的短髮，再沿著垂下來的幾絡落進女兒的雙眼。他緩緩開口，終於說出今天第三句話。

「我在等妳媽回來。」

七七之後四週，他依舊睡到中午，不過醒得一點都不拖泥帶水，他很清楚，接下來幾天，可有得忙了。

他一逕走到妻的房間，毫無拖延，不沿路巡視女兒的房間、浴室和客廳，也不觀望女兒的拖鞋是否擱在玄關。

妻的房門仍然敞開。他的視線輪流停在每個家具上，最後決定從床頭置物櫃開始。彎下腰、撐住下盤——置物櫃騰空而起，他的腰部漫延痠軟。

三週前睡在妻的床上還有女兒的叮嚀給了他靈感。那天以後，他的白天都是搭公車換捷運，直至城市邊緣的家具大賣場。他決定出去走走，幫妻買一張新的床。現在的睡起來不夠舒服，當初以為分房不會太久，只將就地湊一個床架，一張薄薄的睡墊。

賣場偌大，他毫無頭緒，隨動線曲折蜿蜒，直到前後都望不見出口，才曉得被困在蛇腹之中。平

日白天還能來逛家具賣場的人比想像得多，偶爾他恍神，偏離或悖逆人行流向，免不了一番摩擦踩踏，便縮起自己細聲道歉。如此不一會就十分疲累，他就近找一張沙發坐下，茫茫四顧。來這裡的人大多年輕，孩子還偎在懷裡的夫婦，或許多像女兒那樣的女孩子，給另一個像普通女生那樣的女孩子挽著。女兒是否也有這樣的時刻，那麼挽著她的另一個女孩子又會是誰？或者，儘管難以想像，當他看著一對男孩摟著彼此的腰，他會想或許那其實是一個像女兒那樣的女孩子摟著一個男孩？但他並不確定是否希望女兒真的摟上男孩子的腰，畢竟這麼久沒見著女兒來生理期了。

一切都令他困惑。他離開沙發，沒幾步路，又沿著一張床倒下來。眼前刺進幾束聚光燈，他側過身，再翻另一側，靜靜望著熙來攘往的腳步，牽著勾著的手。之後又起身，躺到另一個，沒一會兒再換一張。就這麼躺遍寢具區的所有單人床，他仍然無法分辨其中差異，無法決定買哪一張。只好繼續前行，最後抱了一組四人份的碗筷組，排在長長的，每一台推車都滿載雜什的人龍尾端，輪到他結帳時店員有些疑怪他只買了一樣東西。他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在深海一般的家具賣場繞了一下午，最後只揀取一顆無關緊要的石子，也無從解釋為什麼偏偏是四人份的碗筷組。他一直以來都不知道怎麼解釋那令他困惑的所有。

當然他沒有告訴女兒，往後的每個平日白天，他都在同一賣場徘徊。他依舊躺過每一張床，再挑一件不特別需要的貨品結帳，隔熱墊、桌巾、浴簾、馬克杯、靠枕、拖鞋、鍋具、沙拉碗、乾燥花……一天一件隨著他捷運換公車，像蒸騰的暑氣晃晃盪盪回到家。不過屋內並沒有因此一點一點除

舊布新。他把所有買來的東西都推到雙人床空曠的那一邊。

直到昨天他在動線中尋著一條意外的岔路。岔路延伸至房門，門上吊牌：「快來看看我們的新房間！」他壓下門把。

門後是和妻的房間差不多小的臥房展示間，家具擺得較多，卻感覺比妻的房間寬敞。或許因為衣櫃門上的鏡子複製出不存在的空間，或許因為懸吊式櫥櫃不必占據行走的面積，或許是桌子的材質，或許是那張平時可收束成沙發的床。他躺上床，枕著雙手，水療機散出的清新氣息中，他依稀望見妻走在剛下過雨的路上，脂粉味裹在豔綠水氣裡。這裡誰都可以進來，也隨時都能離去，而此時人聲雜沓退得很遠很遠，遠得彷彿那條彎進這裡的岔路正被一點一點拭去，獨留他在這裡，這裡妻會喜歡，電視機上的硬紙板「讓您的小臥房擁有大空間！」啪搭啪搭作響……

他條地坐起，心思澄澈，水療機的芬芳滌去連日困惑。只給妻買一張床，太少了，他想，他要為妻買下這整間房間。

下了決定後一切都容易起來。如同七七那一陣子，他又接獲許多表單，信用卡簽單、運送單、購買證明、會員入會表，順著格子留下自己存在的佐證，電話地址生日Email，一遍一遍寫上自己的名字，盡量不去想表單裡沒有一個關於妻的格子。買了沉沉一整間家具，腳步卻愈發輕盈，這一天他不再抱個貨品回家，反而買支霜淇淋，多走一站捷運，任憑濕熱太陽舔得他滿手黏膩的香草與奶香。

而後就是今天，七七之後四週，他得趁搬運公司來之前將妻的房間清理妥當。他舉起床頭櫃，搬

回自己的房間，想把床頭櫃拖進衣櫃，才發覺這三週下來日日積累的雜貨已經從雙人床的一邊，堆積到地上，延伸至衣櫃中。這下只得盡數拆封，分門別類鑲嵌到家裡的每個角落。於是浴簾從藍色泡沫圖騰換成繽紛幾何拼貼，女兒放在玄關的拖鞋給換了一雙，客廳茶几多一只盛滿乾燥花的籐籃，沙發上再添兩個靠枕，桌巾重鋪，馬克杯舊的新的共擠一個杯架。摠亮新換的黃燈，屋內大抵還是舊的，但他寬慰一笑，想著妻或女兒回來了，就能採摘這許多四處暗生的新。

手機鈴聲卻攪亂他的耽想，女兒的LINE，今日又要加班晚歸。於是四人份的碗筷組只有一套沾進晚餐的油水，而白天一番意料之外的折騰，讓他無心繼續收拾妻的房間。他早早睡去，趑回房間的路上關閉每一處燈。終究他費盡一日點亮滿屋子的新，只得自己一人再逐一吹熄。臨睡前他設了七七之後第一次鬧鐘，以便明天早些接續整理的工程。夏被如薄薄的期待罩著他，僅僅有一件事情在日子的遞換處等待，便足以使他渾沌模糊的生活逐漸聚焦。冷氣低吟，電風扇間歇拂過涼風，他的雙腳蜷回被裡，緩緩睏進鬧鐘沉默的倒數。

隔日，七七之後第二十九日，他醒得比鬧鐘早。這麼早，他想，清出一些妻的衣物之後，還能為女兒準備早餐。這麼一想心底便很飽滿，匆匆走過女兒的房間、浴室、走廊盡頭是客廳，右轉一踏就會是妻的房內。

關起的門卻讓他急煞住自己。

定神一瞧，門不全然是關著的。是虛掩的。

他湊向門縫，清晨微光從玄關漂至房門這端，殘存的昧暗中，依稀能辨出衣櫃敞開。氣息則更早一步竄進他的身體。是妻的氣息，脂粉味裹在下過雨後濕漉漉的水氣中，那樣翠綠而透明的氣息。而後是喘息。他屏住呼吸，門縫卻洩漏出淺淺的，不均勻的喘息。

他一點一點將門縫推得更寬，身體卻揪得更緊，門後的妻無論是什麼模樣，他都認得。門蹣得啣啣呀呀，他努力抑住那一聲湧向喉頭的呼喚。

床上覆滿妻的衣物，堆堆疊疊，內衣便衣洋裝長褲禮服套裝互相糾纏。看來孱弱的背影身陷其中，穿著妻的睡衣，垂墜的棉質和各種衣物的掩蔽下看不清身形。但方才門的蹣音已將那背影慢慢朝他翻轉過來。

他首先看見削去頭髮的右側臉，而後是僅留頂部的髮，沒有髮蠟，隨著轉身的動作從左側垂墜右側，髮尾浸濕汗水，散在臉上。

女兒一手抱著妻在冬日常穿的大衣，偎著大衣領口彷彿棲在誰的胸前，另一手則糾扯妻的衣物成一團扎實的枕頭，按著下腹部。穿過披亂的髮絲，女兒望他的眼神，有些驚訝，有些了然，有些想說但又遭身體內的劇痛條地掐斷的話。女兒縮起身子，像被無名的外力綑綁起來，咬緊牙齒卻關不住衝出來的嗚咽，隨後是沉沉的喘息。女兒的汗與體溫將妻的氣息翻騰得更濃烈。

不知不覺他已逐漸走向前去，感覺踢到什麼，俯視但見塑膠袋包裹起來的，紅白相間，半乾未乾的血漬。他停下腳步，不知為何無法再向女兒跨出一躍。而後望向床尾的梳妝台，擺著一把鑰匙。他

一眼就明瞭，那是連他都不曉得收在哪裡的，妻的房間的鑰匙。

當然他也同時明瞭了其他所有。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應該再向女兒靠近，自從女兒不再在機車後座抱住他，他就再也沒碰過女兒的身體。他更不確定的是，若他一掌撫上女兒的肩，是否就會拂去妻留在女兒肩上那些安慰和陪伴的手勢。

他握緊沒有伸出的手心，悄悄向後，退至門邊，按下內側門把的鎖，再退到門外，一點一點闔上門，門縫愈關愈小，越過虛掩的邊緣，咯噔一聲，他再試一次門把，已經無法從外頭打開。

轉向廚房，他翻出鍋子、一盒冷凍雞肉塊、一包常備的四物藥包。盛水上爐子，開火，望著一鍋透明水逐漸暈黑，他曉得此後一週妻的房門都將無法開啓。待天再亮些，他得打給搬運公司，請他們晚一週再送貨。他思索到時也許需要解釋什麼。

就這麼說吧，妻回來了。

評審意見

妻後

◎陳芳明

妻後四十九天，對一個未亡的男人，將會怎樣去面對？丈夫如何處理妻走後留下來的家務，以及如何面對陪伴的女兒。當女兒是同志時，這位男人又將如何展開對話？在微妙處，點出了男人的困境。

這篇小說的文字寫得非常乾淨，節奏也很明快，描述丈夫的心境轉換時，也絲毫不拖泥帶水，相當精確點出男人的落寞。被稱為「妹妹」的女兒，也不知如何與父親應對？

可以想見，這個家庭的生活秩序一切都由妻子所安排。妻後的日子，需要重新整頓，丈夫卻不知從何做起。作者相當能夠掌握妻後的男人之徬徨失措，頗具抒情的意味。無邊的寂寞與悲傷席地而來。小說文字散發出來的氣味，好像宣告了人生最穩定的歲月之無法挽回。虛掩，指的是丈夫對妻子生活的欲知未知，也指的是對女兒的欲解未解。